

中介語 iah 是透濫新生語？

——論鄉土文學作品 ê 語言文字使用現象

1. 話頭

Che 10 外年來各大學 sio-soà 成立台灣文學 iah 是台灣語文學系 kap 研究所。雖 bóng 台文系所 ê 發展 iáu 有真 chē 問題¹，總是，伊加減有帶動學院派人士對台語文學 ê 研究風氣。

是講，啥物是台語文學？真 chē 人可能會回應講，用台語創作 ê 文學作品。M-koh，按怎 chiah 算是「用台語創作」？像講，下面 chit koá 作品 kám 算是台語文學作品？日本時代「賴和」ê〈鬥鬧熱〉(1926)、〈一個同志的批信〉(1935)、〈富戶人的歷史〉(1934?)，戰後「王禎和」ê《嫁妝一牛車》(1969)、《玫瑰玫瑰我愛你》(1984)，蕭麗紅 ê《桂花巷》(1977)、《千江有水千江月》(1981)、《白水湖春夢》(1996)，黃春明 ê《籬》(1974)、《莎喲娜啦·再見》(1974)，凌煙 ê《失聲畫眉》(1990) 等？無仝 ê 研究者可能有無仝 ê 答案。

台語文學 ê 發展若用文字來區分，ē-sái 分做羅馬字（俗稱白話字 Pêh-oē-jī²）kap 漢字（包含漢字式 ê 造字；以後 lóng 按呢簡稱）二大款。若用羅馬字來寫，讀者的確 ē-sái kā 文本看分明，真簡單就知影 he 是台語文。M-koh，若用漢字來寫，問題就 chē lah。咱用蔡培火 1925 年出版 ê 白話字作品《Cháp-hāng Koán-kiàn》（十項管見）做例來說明。伊 ê 原文是按呢：

¹ 有關台文系所 ê 問題，請參閱蔡金安(2006)。

² 關係白話字，請參閱蔣為文(2001)、董芳苑(2004)。

M̄-kú Hàn-bûn sī chin oh, Kok-gú iā chin lân, koh-chài chit n̄g hāng kap Tâi-oân-oē lóng sī bô koan-hē. Chit ê lâng beh sió-khóa cheng-thong chit n̄g khoán giân-gú bûn-jī, chì-chió tiòh ài cháp-ní ê kang-hu ; thang kóng sī chin tâng ê tàⁿ-thâu. (蔡培火 1925: 15)

原文 ē-sái 真清楚看出是用台語，甚至啥物腔口 lóng 真明。M̄-koh，若用全漢字來書寫，會變做啥款？咱用董芳苑 ê sùi 字翻寫 ê 漢字版 hō 讀者參考：

不過漢文是真難，國語也是真難，又再這兩項與台灣話攏是無關係。一個人欲可精通這兩款言語文字，至少著愛十年的功夫；通講是真重的擔頭。（張漢裕 2000: 196）

讀者若一開始讀 tiòh 漢字版，請問伊會認為 che 是中文 iah 是台語文？可能伊 ài tùn-teⁿ--chit-ê chiah ē-tàng 回答。

早前台灣文學作品內底有一 koá hōng 號做「鄉土文學」ê 作品，親像頂面所舉 ê 王禎和 hia--ê 作家 ê 作品。伊上大 ê 特色是「用華語或者漢文書寫，內底透濫一寡台語詞」。有人認為 che 應該算是華語文或者漢文，無算是台語文。Mā 有人 kā 當作是台語文作品。近來有一 koá 人 kā *Homi Bhabha* ê 文化「透濫」（thàu-lām；hybridity）概念 thèh 來解說 chit koá 「鄉土文學作品」ê 書寫方式講是透濫新生語言 ê 誕生。

本論文 ê 研究目的是 ùi 社會語言學 ê code switching/code mixing kap 語言習得 ê interlanguage（中介語）ê 角度探討 chit koá 鄉土文學作品 ê 語言文字使用現象。Ng-bāng ē-tàng 對台語文學 ê 定義提出 khah 明確具體 ê 判斷標準。

2. 文字符號 kap 書寫語法

語言 ē-sái 幼分做口語（spoken language）kap 書面語（written language）。除非是人造 ê 語言或者電腦程式語言，自然語言 lóng 是先有口語 chiah koh

有書面語。書面語是 *m̄* 是 *ē-sái* 真 *sù-sī koh* 精密 ê 表現口語，*ài* 看伊是採用啥款 ê 文字符號。

咱人 ê 語言，若照有名 ê 《Ethnologue》所收錄 ê，目前 *iáu* 活 *leh* ê 語言有 6,909 個 (Lewis 2009)。Chit *koá* 語言內底，大約 *iáu* 有 3,000 種語言無書面語 (Moure 1991: 6)。Hit *koá* 無發展出書面語 ê 語族，*in* 若 *m̄* 是 *kui* 世人做青暝牛，就是借用他族 ê 書面語來記錄 *in* ê 語言。

以漢字文化圈來講，越南、朝鮮、日本、台灣 *chit koá* 所在 ê 語言族群原底 *lóng kan-taⁿ* 有口語，無書面語。Tng 中國漢唐政治文化勢力 *ng* 外拓展，漢字 *kap* 文言文 *mā toè* 伊滲到厝邊 ê 民族。Chit *koá* 民族 *tī* 借用 ê 初期，*lóng* 直接採用漢字文言文，*mā kā* 中國 ê 四書五經當做經典 (Norman 1988; DeFrancis 1990; 蔣爲文)。是講，漢字文言文對 *hit koá* 民族 ê 母語來講是 *cháp-chhng* ê 「無仝 ê 語言」，就親像講英語 ê 人借用拉丁文做書面語 *hit* 款 (Norman 1988: 83)。所以 *in* 使用文言文 ê 時，一方面也 *tō* 學外族 ê 口語，一方面也 *tō* 學外族 ê 書面語，*thèng-hó* 講是雙層 ê 重擔，不比講 (*put-pí-kóng*) 是單純學家己 ê 母語 ê 書面語。因為讀冊人長期學外族 ê 口語 *kap* 書面語，年久月深 *liáu soah tùi* 家己 ê 母語造成影響，也就是形成所謂 ê 讀冊音或者文言音。下面咱以越南做例來講分明。

古早越南讀冊人 *in* 平時所講 ê 話 (口語) *kap* 中國、朝鮮、日本、台灣 ê 人所講 ê 是互相 *bē* 通 ê 語言。Tng *in* *tī* 漢學 *á* (私塾) *hia* 讀漢冊 ê 時，咱提王維 ê 〈相思〉做例³，*ē-sái* 分做下面 *kú* 個層次：

代先，*in* 用「漢越音」(*âm Hán Việt*)，照原文五言絕句 ê 句法順序，*kā* 唸出來 (例 1a)。Chit 款做法 *tī* 越南話 *lìn* 號做「譯音」(*phiên âm*)。

例 1a)

〈相 思〉 (王維)

Tương Tư

³ 本論文所用王維〈相思〉ê 各種越語譯本，來自 *Hành Đường Thoái Sĩ; Trần Uyển Tuấn; Ngô Văn Phú* (2000: 592-593)。

紅 豆 生 南 國
 Hồng đậu sinh nam quốc,
 春 來 發 幾 枝
 Xuân lai phát kỷ chi.
 願 君 多 採 擷
 Nguyên quân đa thái hiệt,
 此 物 最 相 思
 Thử vật tối tương tư.

例 1a) chit 款 ê 讀法，mài 講一般越南百姓，就算初學 ê 讀冊人 mā 無一定聽有。所以漢學仔仙 ài koh 用 khah 白話 ê 方式「翻譯」hō 學生瞭解。翻譯 ê 時大概有 2 種做法：

例 1b) ê 做法是維持五言絕句 ê 形式，m̄-koh 構詞 kap 句法調整做越南話。chit 款做法 tī 越南話 lín 號做「譯詩」(dịch thơ)。例內底用 () 符號 khong tiâu leh koh 劃底 sūn ê 語詞無適當漢字，是對應 ê 台語翻譯。

例 1b)

〈Tương Tư〉

相 思

Đậu đỏ sinh nam quốc,
 豆 紅 生 南 國
 Mùa xuân nở mấy cành?
 (季春) (puh-ĩⁿ) (幾) 枝
 Xin anh hái thật đã,
 請 君 採 (實在) (已經;放手去做)
 Vật ấy nhớ thương đằm.
 物 (彼) (思念) (深情)

例 1c) kap 1d) lóng 無 chhap 五言絕句 ê 形式，直接照翻譯者 ê 越南話

語感去翻。因為 tak 人 ê 語感無 tú-tú 會 kāng-khoán, 所以翻譯 mā sió-khoá 無全。例 1c) ê 標題維持漢越詞「Tương Tư」, m̄-koh 1d) ê 標題翻譯做白話 ê 越南語「Nhớ Nhau」。In ê 差別就親像台語 ê 「思念」vs. 「心悶」。

例 1c)

〈Tương Tư〉

Đậu đỏ sinh ra ở nước Nam,
Mùa xuân đến đã nảy được bao cành?
Xin anh hãy hái thật nhiều,
Vật ấy vốn rất gọi cho chuyện nhớ đến nhau.

例 1d)

〈Nhớ Nhau〉

Đậu hồng sinh ở phương Nam,
Đến xuân này lại nở thêm mấy cành.
Lượm về nhiều nhé, hỡi anh,
Giống này mới thật nặng tình tương tư.

Ùi 頂面 ê 例 ē-sái 看出, 例 1a) 是用越南話 kā 漢詩唸出來。其實, m̄-nā 越南話, 台語、客語、廣東話、朝鮮話、日本話 lóng mā ē-tàng 唸。咱 kám ē-sái 講因為 ē-tàng 用越南話唸, 所以伊是越南文? 咱先用下面 ê 英文做例來看會 khah 清楚。若準一個台語人看 tiòh 例 2a), 伊用台語 kā 唸做例 2b)。咱 kám 會認爲例 2a) 是台語文? 應該 “bē” chiah tiòh! Kāng-khoán ê 道理, 例 1a) 無應該是越南文、台語文、客語文、廣東文、朝鮮文、日本文。咱應該 kā chit koá 用漢字書寫 ê 傳統漢詩、漢文當做另外一種跨語言、跨國家 ê 書面語來看 chiah 合理。

例 2a)

Red beans grow in South State.

例 2b)

Âng tâu seⁿ tī Lâm Kok.

是按怎例 2a)真好判斷, m̄-koh 例 1a) khah pháⁿ 判斷? Che 是因爲漢字 ê 迷思 ê 關係⁴。爲啥物漢字會造成誤解? 上主要因爲漢字是「詞素音節」(morphosyllabic) 文字 (DeFrancis 1990: 88), koh 文言文是一種無完全描寫口語 ê 書面語。咱 ē-sái 用下面例 3a) ê 筆算 (pit-soàn) 公式來做例。例 3a) ē-sái 用世界各國 ê 口語來唸, 若用台語唸, 就 chiâⁿ 做例 3b); 用華語唸, 就 chí^á 做例 3c); 用越語唸, 就 chiâⁿ 做例 3d)。

例 3a)

10×2÷5=4

例 3b)台語

cháp sêng jī pun gō pīⁿ sì

例 3c)華語

shí chéng èr chú wǔ děng yú sì

例 3d)越語

mười nhân hai chia cho năm là bốn

越南人採用例 1a) hit 款 ê 漢字文言文過一段真久長 ê 時間 liáu, 有一 koá 人開始思考按怎 kā in ê 越南口語變做書面語。因爲漢字 tī hit tong 時算是強勢 ê 文字, 所以代先想 tiòh 利用漢字 chiâⁿ 做 in ê 書面語符號。Chit ê 情形就親像西歐國家利用羅馬字來做 in ê 書面語 ê 文字符號 káng-khoán。

越南人是按怎利用漢字符號來描寫 in ê 口語? 咱用例 1b) 做例。基

⁴ 關係漢字迷思 ê 論述, 請參閱 DeFrancis (1990)、蔣爲文(2007)。

本上，書寫 ê 時是照越南語 ê 語法。Koh 來，hit koá 無適當漢字對應 ê 語詞（也就是 khah 純 ê 越南語詞）beh 按怎處理？大概有 3 大類型 ê 做法：

第一，用現有 ê 漢字內底 hit koá 越南話發音（主要）或者漢語發音（次要）khah oá ê 漢字來 tàu chia ê 語詞。Chit 種做法就是漢字 ê 「音化過程」，親像現代英語所講 ê rebus writing。（蔣爲文 2007: 238；Gelb 1952: 194）

第二，無 chhap 講原始發音是按怎，kan-taⁿ 就伊漢字 ê 字意來看，chhoē hit koá 語意 khah oá ê 漢字來 tàu。

第三，參考漢字 ê 造字原理來新造「字喃」（chữ Nôm）字⁵。簡單講，多數 ê 字喃是 2 個漢字 tàu 起來 ê。

以上 che 3 種做法所產生 ê 字 ē-sái 講是廣義 ê 「字喃」。例 1b) 內底 hit koá 無適當漢字對應 ê 語詞若用字喃 kā thiⁿ 入去，就形成字喃文學作品，類似台語「歌仔冊」ê 做法；若用羅馬字來寫，就形成親像台語「漢羅合用」ê 書寫方式。

因爲字喃 kap 漢字外形生做真類似，有時真歹分辨，所以字喃 ê 正確起源時間真 oh 論定。一般來講，字喃大約是 tī 10 世紀 ê 時發展出來（DeFancis 1977: 21）。因爲字喃歹認定，koh 越南語內底大約有 7 成 ê 「漢越詞」，致使字喃作品 kap 漢字作品有時 mā 無好區分。下面咱以 phah 敗入侵越南 ê 清國兵 ê 阮惠所寫 ê 短文做例說明：

例 4a) 阮惠 ê 短文

打朱底𡗗𡗗

打朱底顛𡗗

打朱做隻輪不返

打朱做片甲不還

打朱使知南國英雄之有主

例 4a) 阮惠 ê 短文看起來 ká-ná sêng 字喃文 mā ká-ná sêng 漢文，其實

⁵ 關係字喃構造 ê 探討，ē-sái 參考阮進立(2009) kap 姜運喜(2009)。

是字喃文。In ê 口語發音對照列 tī 例 4b)。

例 4b)

打 朱 底 鬚

Đánh cho để dài tóc. (台譯：kā in phah 轉去 thang 好保留留長頭
鬚 ê 風俗)

打 朱 底 顛 齒

Đánh cho để đen răng. (台譯：kā in phah 轉去 thang 好保留喙齒
chō 烏 ê 風俗)

打 朱 倣 隻 輪 不 返

Đánh cho nó chích luân bất phản.

打 朱 倣 片 甲 不 還

Đánh cho nó phiến giáp bất hoàn.

打 朱 使 知 南 國 英 雄 之 有 主

Đánh cho sử tri nam quốc anh hùng chi hữu chủ.

說明

打：漢越音/đá/

越南白話音/đánh/

Tī chia ê 語意：phah、攻打

朱：漢越音/chu/

越南白話音/cho/

Tī chia ê 語意：類似台語「kā 物件 hō我」ê「hō」

底：漢越音/đê/

越南白話音/đê/

Tī chia ê 語意：類似台語「儉錢 thang 過年」ê「thang」

鬚：無漢越音

越南白話音/dài/

Tī chia ê 語意：留長頭鬚

鬚：無漢越音

越南白話音/tóc/

Tī chia ê 語意：頭髮

顛：漢越音/diên/

越南白話音/đen/

Tī chia ê 語意：烏色

𪗇：無漢越音。「𪗇」無漢越音，「𪗇」ê 漢越音/lǎng/

越南白話音/rǎng/

Tī chia ê 語意：喙齒

倣：無漢越音。「倣」ê 漢越音是/nô/

越南白話音/nó/

Tī chia ê 語意：第三人稱複數 in

例 4b)內底「打」ê「漢越音」(類似台語 ê 文言音)是/dà/，chit ê 漢字 hông 當做音節語音符號 thèh 來表記越南日常白話發音/dánh/。「打」ē-sái 算是漢字 mā 是字喃。「朱」ê 漢越音是/chu/，tī chia 用來記錄/cho/ chit ê 純越南語。「朱」tī 無仝文本 lìn ē-sái 算是漢字 iáh 是字喃。Tī chia，「朱」是頂面所講第一種類型 ê 字喃。「底」、「顛」chham 「朱」kāng-khoán 是第一種類型 ê 字喃。「𪗇」、「鬚」、「𪗇」、「倣」lóng 是第三種類型新造 ê 字喃。

因為字喃是一款漢字式 ê 文字符號，採用字喃會出現一 koá 現象：

第一，無好區分漢文 kap 字喃文。

第二，越南語 ê 構詞 kap 發音 khah gâu 受漢字／漢語影響。

第三，字喃 kap 漢字 kāng-khoán 是詞素音節文字，記音 ê 精密度有 khah 輸。

第四，字喃比漢字 koh khah 複雜、歹學，增加學習重擔。

第五，因為字喃是 oá 靠漢字生淤出來 ê 文字，造成漢字 chiah 是正統文字、字喃是二流、低路 ê 文字 ê 社會大眾心理。

雖 bóng 字喃文 ē-sái 算是越南話 ê 書面語，m-koh 伊 kap 漢字 kô-kô-tīⁿ

ê 特性，koh 因為伊受 hit 個文言文書寫方式 ê 影響，致使伊 kap 當代用羅馬字書寫 ê 越南話文 iáu 是有距離。古早 ê 字喃文 siōng-ke 算是古典 ê 越南書面語。若論到現代 ê 越南話文，因為羅馬字是「音素文字」(phonemic writing)，tī 記音 ê 功能頂頭比漢字、字喃 ke 真準 koh 有效率，所以 ē-sái 算是完全以口語做基礎 ê 現代白話書面語。

現代 ê 越南話文 ē-sái 追溯到 17 世紀外國傳教士 kā 羅馬字引進到越南 ê 時代。Chit 套羅馬字經過 3 世紀 ê 發展，總算 tī 1945 年胡志明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 liáu chiáⁿ 做越南正式 ê 文字 (蔣為文 2005；DeFrancis 1977)。因為過去 bat 用漢字 koh 有真 chē 漢越詞，越南語 tī 20 世紀初 bat hông 誤會做「漢藏語系」ê 成員。經過深入研究，chiah 發現伊應該分 tī 「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 下面 ê 成員 khah 適當 (Ruhlen 1987: 149-156)。目前，頭擺看 tiòh 用羅馬字書寫 ê 越南話文 ê 人，應該無人會 kā kap 中文聯想做伙。

下面咱用 chhui-sak 越南語文真有名 ê 「范瓊」tī 1931 年《南風雜誌》第 164 期所講 ê 話做例來說明：

例 5a) 越南羅馬字原文

Nói tóm lại thì quốc-học không thể dòi quốc-văn được. Không có quốc-văn không thể sao có quốc-học. Nước Nam ta đòi trước không thể có quốc-học bằng chữ Hán được ; nước Nam ta đòi sau này cũng không thể có quốc-học bằng chữ Pháp được. Muốn cho nước Nam có quốc-học thì phải có quốc-văn bằng tiếng Nam.

例 5a) 是用音素文字來書寫，所以 ē-sái kā 越南語 ê 語音、語法真嬌氣 ê 表現出來。Koh bē hông 誤會做漢文 iah 是中文。咱若 kā 例 5a) 隨音節 á 音節 kā 用漢字譯寫，就變成 5b) 按呢：

例 5b) 漢字譯寫 (保留原來 ê 語法)

說總來時國學不能離國文得。無有國文不能何有國學。國南我

代前不能有國學用字漢得；國南我代後今也不能有國學用字法得。欲予國南有國學則須有國文用語南。

因爲越南語 ê 語法 kap 中文差 khah chē, só-pái 例 5b)若用中文 ê 角度來讀，讀者會感覺真 oh。若 kā 越南語法調整做中文，就變做例 5c)按呢：

例 5c)漢字譯寫

(調整做中文 ê 語法；調整 ê 所在用 () kheng leh)

說總來時國學不(得)能離國文。無有國文不(何)能有國學。

(我)(南)國(前)代不(得)能有(用)(漢)(字)國學；

(我)(南)國今(後)(代)也不(得)能有(用)(法)(字)

國學。欲予(南)國有國學則須有(用)(南)(語)國文。

Bē-hiáu 越南語 ê 中國人若看 tiòh 例 5c)，應該 ē-tàng ke khah 好 ioh 伊 ê 意思。伊 ê 意思若翻譯做台語，是按呢：

總結來講，「國學」bē-sái 脫離「國文」。若無國文 mā 無法度成立國學。咱越南國過去無應該用漢字建立國學，未來 mā 無應該用法文建立國學。咱越南國 beh 建立國學就 ài 用越南話文 chiah thang。

Ùi 頂面 ê 紹介，讀者應該 ē-sái 瞭解文字符號 kap 書寫語法對書面語 ê 影響。另外，多語言社會 ê 語言接觸 mā 會對書面語 ê 認知造成影響。

3. 多語社會 ê 語言選擇 kap 中介語

若準是單語 ê 社會，讀者 ē-sái 真簡單分辨書寫 ê 語言類別。M̄-koh, tī 多語言 ê 社會內底，特別是大眾有 2 種(含)語言能力 ê 情形下，就 khah pháiⁿ 看分明。

對 hit 寡具有多語言能力 ê 作者來講，in ê 書寫有可能單語，mā 可能

有 2 種（含）以上語言 ê 透濫使用現象。語言 ê 透濫使用，會牽涉 tiòh 使用者伊主、客觀 ê 「語言選擇」（language choice）行爲。

語言選擇通常分做「語碼切換」（code switching）kap 「語碼 lām 用」（code mixing），雖 bóng chit 2 款做法有時 mā 無好分明。David Crystal bat kā 語碼切換 kap 語碼 lām 用分別按呢定義：

Code switching:

The use by a speaker of more than one language, dialect, or variety during a conversation. Which form is used will depend on such factors as the nature of the audience,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Crystal 1992: 69).

Code mixing:

In bilingual speech, the transfer of linguistic elements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A single sentence might begin in one language, and then introduce words or grammatical features belonging to the other (Crystal 1992: 69).

一般來講，語碼切換是相對 khah 大規模 ê 語言 hām 語言之間 ê 話語切換（Fasold 1984: 181）。像講，tī 選舉場，候選人爲 tiòh 兼顧台語人 kap 華語人 ê 親切感，可能會用台語講一段話了 koh 切換去華語。若論到語碼 lām 用，伊是相對 khah 細話語單位 ê 切換，像講「語詞」（words）、「詞組」（phrases）或者「語句」（sentences）等（Fasold 1984: 180）。通常，若是一段話多數是 A 語言，kan-taⁿ 一 koá 語詞有時會切換去 B 語言，按呢是「語詞借用」（borrowing）ê 現象。

無論語碼切換 iah 是語碼 lām 用，in lóng 是臨時、短暫 ê 話語切換 ê 現象 niá，lóng 無算是新混合語言 ê 產生。新 ê 混合語言 ê 產生通常 ài 經過 pidginization kap creolization ê 過程 chiah thang 講。

Pidginization 通常發生 tī 3 種（或者以上）互相無法度溝通 ê 語言 tâu-tīn

做伙 ê 時，爲 tiòh 互相 tī 口頭上 ē-sái 瞭解對方 teh 講啥，所形成 ê 一款語言形態簡化去、無人提來做母語 (no native speakers) ê 語言透濫現象 (Wardhaugh 1986: 58-61)。Hit 款 kúí 種語言 lām-lām chham-chham 做伙 ê “物件” 號做「Pidgin」。Chit 款現象通常發生 tī 外來移民 kài chē ê 商業地區。

Creolization 是指 Pidgin 經過使用一段時間 liáu，開始有囡仔 kā 伊當做母語使用 ê 過程。通過 creolization ê 號做「Creole」。Pidgin ē-tàng 順利通過 creolization ê 比例無 koân (Wardhaugh 1986: 78)。Hit 寡 Creole mā ài koh 有 tòng 頭，無 hō 原來 ê 語言成份內底 ê 強勢語言食去，chiah 算是新 ê 語言產生。

Tī 多語言社會，chē-chió 有語言學習 ê 機會。Tī 學習者 beh 學第二語言 ê 過程，會形成一款「中介語」(interlanguage)。Chit 款中介語是 oá tī 學習者 ê 第一語 kap 第二語之間 ê 個人 ê、無穩定 ê 過度語言 (Crystal 1992: 190-191; Larsen-Freeman and Long 1991: 60)。中介語若 oá 第二語 soá 去，表示學習者 ê 學習成果 lú 好。因爲中介語會 toè 學習者 ê 學習成果改變，而且是個人 ê、m̄ 是集體 ê 表現，所以無算是新語言 ê 產生。

4. 台語文學作品 ê 判斷標準

咱 chit-má 翻頭來看按怎 chiah 算是台語文學？

語言學家鄭良偉 tī 1988 年替林宗源編選《林宗源台語詩選》ê 時，bat tī 頭序 lín ùi 語言學 ê 角度 kā 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做真清楚 ê 定義 kap 區分。伊主要 ùi 語言 ê 語法 kap 語彙 ê 角度來討論 (1989: 181)。伊算是戰後 khah 早正式公開討論按怎區分台語文 kap 華語文 ê 學者。經過 10 外年 liáu，《台文戰線》tī 2007 年 4 月第 6 號起連載 3 期 ê 台語小說發展專題。第 6 號 ê 討論重點主要 khng tī 台語小說 ê 界定，hit-chūn ê 爭議點 tī 蕭麗紅 ê 《白水湖春夢》kám 算台語小說。大約 kāng hit 時期前後，mā 有一 koá 論文有討論 tiòh 台語文學作品 ê 界定 kap 混合語 ê 使用情形，像講丁鳳珍 (2007)、李南衡 (2008)、呂美親 (2008)、張郁琳 (2008)、林芷琪 (2009) 等 chit 寡。

咱知台語文學 ê 語言書寫 tek-khak 就 ài 用台語寫。是講，按怎 chiah 算是台語書面語 neh? Ê-sái ùi 下面 chit kúì 個標準來檢驗：

作者 ê 主觀意識。Che 是 chiâⁿ 做台語文學作品 ê 「必要條件」，m̄ 是「充分條件」。作者若無意識 tiòh 伊是用台語書面語 teh 書寫，按呢 hit 款 ê 作品絕對 m̄ 是台語文學。若準作者有意識 beh 用台語文書寫，伊 siàng 時 ài 符合下面 ê 條件 chiah 算是台語作品。

作者是 m̄ 是有受過現代台語白話書面語 ê 書寫訓練，伊受 ê 書寫訓練是 m̄ 是有夠額？實在講，有漢文 ê 書寫能力無 tú-tú 會有台語白話書寫 ê 能力。以賴和做例，伊雖 bóng 漢文 kap 中國白話文真好，m̄-koh 伊 ê 台語文書寫程度其實是 oá tī 漢文 kap 現代台語文之間 ê 中介語 niâ。現有 ê 研究顯示，賴和 ê 新文學創作初期 bat 有先用文言文或者漢文書寫 chiah koh 修改做白話文 ê 情形（林瑞明 1993: 382-383）。伊晚期因為感覺無法度突破台語白話文 ê 書寫，soah 轉向田園歌謠 kap 竹枝詞 ê 創作（林瑞明 1993: 388）。Che m̄ 是賴和 ê 程度 báí，是時代 kap 漢字 ê 限制。原因大概有：第一，20 世紀初期 hit-chūn 是漢字文言文 beh 轉換做漢字白話文 ê 初步階段，用漢字來書寫台語白話文 ê 標準 kap 風氣 iáu-boē 建立。第二，台灣語文因為無國家政權 ê 保護 kap 發展，無全面性 ê 台語文教育，致使「手寫母語」造成阻礙。第三，全漢字書寫造成漢文 kap 台語文無好區分。賴和雖 bóng 有心用台語創作，可惜伊無用音素文字 ê 羅馬字來書寫，soah 用漢字做工具。Chit 款情形就類似越南古早 teh 用漢字 kap 字喃書寫越南話 kǎng-khoán，會 tú-tiòh 歹認定 ê 問題。

戰後王禎和、蕭麗紅、黃春明 chit koá 中文作家雖 bóng 台語真 gâu 講，m̄-koh 寫 kap 講是 2 件無全 ê 代誌。就客觀條件來講，in 無受過台語文書寫 ê 教育，自然無可能寫出真 súi-khùi ê 現代台語白話文。In ê 台語書寫程度 kék-ke ê-sái 講是中介語 ê 坎站 niâ。

文本 (text) 本身是 m̄ 是遵照台語句法、構詞 kap 發音。台語書面語 tek-khak ài 照台語 ê 句法、構詞 kap 發音來 kiâⁿ chiah 算是台文。實在講，若 hām 英語比起來，台語 hām 華語 ê 句法、構詞精差無 chē。書寫 ê 時

若無遵照台語來 *kiâⁿ*，真 *gâu hō* 中文拖去。而且，因為漢字是詞素音節文字，*khah ham-bān* 標記音素，致使 *khah* 無法度表現台語 ê 語音。若語音、句法、構詞 *lóng* 無照台語來，*kan-taⁿ* 因為中文文本當中有 *lām* 一 *koá* 台語詞就講 *he* 是台語文，實在無理。*He* 應該算是中介語 *iah* 是語詞借用 ê 現象 *chiah hah*。*Beh* 判斷一個作品是 *m̄* 是用台語書寫 ê，*siōng* 簡單 ê 作法是 *kā* 伊提 *hō m̄-bat* 台語 ê 華語人看。若華語人看有，*he* 就 *m̄* 是現代台語文，*kék-ke ē-sái* 講是漢文 *niâ*。

文本是 *m̄* 是有「語碼切換」*iah* 是「語碼 *lām* 用」ê 現象。若準文本 ê 敘述部分用中文書寫，人物對話 ê 所在用台語，*chit* 款應該算是語碼切換 *khah hah*。*Ē-sái* 講是作者 *tī* 某種程度 *siōng* 想 *beh* 透過語碼切換來表現台灣社會 ê 多語現象。*M̄-koh*，可惜多數 ê “鄉土文學” 作家因為欠缺台語書寫 ê 訓練，就算想 *beh* 對話 ê 部分用台語表達，*mā* 表達 *bē* 好勢，致使看起來也 *sēng* 台文也 *sēng* 中文。若是中文語句內底有參 *tiòh* 台語 ê 語碼 *lām* 用現象，因為 *chit* 款現象是個人 *ték*、暫時 ê 語文表現現象，無應該當做是新 ê 混合語 ê 產生。

下面咱用蕭麗紅 ê 《白水湖春夢》文本 ê 對話做例綜合說明：

例 6a) 蕭麗紅 ê 《白水湖春夢》文本 (1996: 221)

「但是一堆學生仔要食飯，臨時不送，人欲怎樣呢？」

「這話給你做參考，要，不，由你自己掠主意，若有人肯做，妳那手車讓他，那是最好！」

頂面 *chit* 2 句話看起來假若台語 *mā* 假若華語，真歹判斷。咱若 *kā* 提 *hō bē-hiáu* 台語 ê 中國人看，伊若照漢字字面用華語發音，會發做例 6b) 按呢：

例 6b)

Dàn shì yī dūi xóe shēng (zǐ) yào shí fàn, lín shí bù sòng, rén yù zěn yàng ne.

Zhè hòà gěi nǐ zuò cān kǎo, yào, bù, yóu nǐ zì jǐ (lǚe) zhǔ yì, ruò yǒu rén kěn zuò, nǐ nà shǒu chē ràng tā, nà shì zui hǎo!

例 6b)內底雖 bóng (zǐ) (lùe) chit 2 個詞讀 tiòh khah kê-kô, in 應該 bē 影響中國人用北京話來理解 6a) ê 內容。若換做台語人來讀,伊 ài 讀者家已 kā 漢字轉做台語 ê 發音 kap 構詞。Tī 轉換 ê 過程,因為有 kúi 種 ê 可能性,致使讀者會產生「解碼」(decoding) ê 困難。

例 6c)漢字轉台語 ê 可能性

但是：tān-sī, m̄-koh (2)

要：ài, iàu, beh (3)

不：put, m̄, mài, bô (4)

欲：beh, iòk (2)

怎樣：choáⁿ-iūⁿ, án-choáⁿ (2)

這：che, chit, chia (3)

給：hō, kā (2)

自己：chū-kí, ka-tī (2)

那：ná, he, hia (3)

最好：choè-hó, siōng-hó (2)

若用例 6c) chia ê 可能讀法來計算,例 6a) chit 2 句話 lóng 總有 6,912 種可能 ê 發音,計算方法是按呢：

$$2 \times 3 \times 4 \times 2 \times 2 \times 3 \times 2 \times 2 \times 3 \times 2 = 6,912$$

Ùi 頂面 ê 例 ē-sái 看出講,例 6a)顛倒 khah 好 hō 讀者讀做北京話。若 beh 讀做台語,soah 頭殼 lāi ài 先 tùn-teⁿ--chit-khùn chiah ē-tàng 大概了解語句是 teh 講啥。因為「tùn-teⁿ」,有時一 koá 寫作 ê 靈感就無去 ah。所 pái, bē-kham--chit ê 作家就放棄台語寫作,改用中文。Beh 減 chió 台語文「解碼」ê 複雜度 siōng-hó ê 方法是採用音素文字。

5. 煞尾

台語書面語主要 ē-sái 分做漢字 kap 羅馬字 2 款文字符號。羅馬字因為是音素文字，所以 ē-sái 充分表現台語 ê 語音，無人會 kā 台語羅馬字寫 ê 文章當做中文。

Ùi 19 世紀後半期羅馬字傳入台灣 liáu，真 kín tī 1885 年就開辦台語羅馬字報紙，用台語羅馬字辦教育 kap 創作，到 kah 20 世紀初期已經有真好 ê 台語白話文學成就 ah（蔣為文 2005: 34-42；呂興昌 1995）。對照之下，ù 17 世紀鄭成功時期開始發展 ê 漢文教育，到 kah 20 世紀初期 iáu teh「台灣話文論戰」：論講 kám thang 用台語寫，若 beh 寫，beh 按怎 siá khah 好勢？（葉石濤 1993；陳淑容 2004）Hit 寡頭殼內 kan-taⁿ té 漢字 ê 舊文人 soah m̄ 知人已經用台語羅馬字寫 kah pin-pin-piàng-piàng ah。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因為中國國民黨 ê 國語政策 kap 大中國教育 ê 關係，台灣 ê 文壇主要 hō hit 寡來自中國 bat 中文 ê 人 lāk tī 手頭。台灣人就算想 beh 用台語寫作，一方面無受過台文 ê 教育，一方面 mā 無發表 ê 空間，kan-taⁿ ē-sái kā 台語偷藏 tī 中文內底。Che 是造就戰後所謂「鄉土文學」產生 ê 基本背景。

Hit koá bat 參與鄉土文學 ê 作家，後來分做 3 線發展：第一線，放 sak 台語路線，改做純中文創作，像講黃春明。原因可能是 in 個人無法度突破台語寫作障礙，mā 可能 in 感覺台語文無市場。第二線，維持原底中文 lām 台語 ê 鄉土文學風格，像講蕭麗紅。蕭麗紅是 m̄ 是有意識 tiòh 發展「台語文學」ê 重要性 kap 必要性？筆者因為無機會訪問伊，所以無法度回答。M̄-koh，若就客觀現象來看，伊 ká-ná 無創作純台語文學 ê 拍算。Tī 解嚴以後，「漢字 lām 羅馬字」chit 款現代台語白話文書寫方式 lú 來 lú 風行 ê 情形之下，蕭麗紅無啥可能毋知純台語文學 ê 訴求 kap 主張。第三線，棄 sat 中文，專心改用現代台語白話文創作，像講林宗源、林央敏、黃勁連等 hit koá 作家。

認真講起來，hit koá 中文 lām 台語 ê 鄉土文學作品 iáu m̄ 是現代台語文學，m̄-koh che 是台灣受外來統治 ê 無法度避免 ê 過渡現象。咱 iáu 是

ài 肯定 in ê 過渡性貢獻。M̄-koh, 若永遠停留 tī chit ê khám-chām, mā m̄ 是辦法。Beh 發展台語文學, 避免台文 hō 中文食去, siōng-hó ê 法度是參考越南 ê 例採用全羅馬字來書寫。若暫時做 bē 到, 至 chió ùi 漢羅 ê 方式做起。

【原文原底發表 tī 2010 年第六屆台語文學國際研討會, 10 月 23-24 日, 台北, 台灣師範大學; bat 收錄 tī 蔣為文 2011 《民族、母語 kap 音素文字》台南: 國立成功大學】

參考冊目

- Crystal, David. 1992.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Language &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
- DeFrancis, John. 1977. *Colonialism and Language Policy in Vietnam*. The Hague.
- DeFrancis, John. 1990.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Taiwan editio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Fasold, Ralph.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Hành, Đường Thoái Sĩ; Trần, Uyển Tuấn; Ngô, Văn Phú. 2000. *300 Bài Thơ Đường*. Hà Nội: NXB Hội Nhà Văn.
- Larsen-Freeman, Diane & Michael H. Long. 1991.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New York: Longman.
- Lewis, M. Paul. 2009. *Ethnologue* (16th ed.). Dallas: SIL International.
- More, Hyatt. 1991. *The Alphabet Makers*. Huntington Beach: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hlen, Merritt. 1987. *A Guide to the World's Languages*. London: Edward Arnold.
- Wardhaugh, Ronald.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 丁鳳珍 2007 〈爲 beh ó 近土地 kap 鄉親 poah 感情：台灣日治時期漢字小說中 ê 台語書寫探討〉收錄 tī 2007 年台語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0 月 6-7 號，台中，中山醫學大學。
- 呂美親 2007 《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
- 姜運喜 2009 《喃字會意字造字法研究》。碩士論文：政治大學。
- 張漢裕 2000 《蔡培火全集（五）台灣語言相關資料（上）》。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郁琳 2008《論張春凰、王貞文與清文其人及台文作品內的性別認同與國族認同》。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
- 李南衡 2008《台灣小說中 ê 外來語演變—以賴和 kap 王禎和 ê 作品為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 林瑞明 1993《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台北：允晨。
- 林芷琪 2009《日本時代漢字文學中書寫語言的「透濫」現象（1920-1930年代）》。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
- 董芳苑 2004〈台語羅馬字之歷史定位〉，《台灣文獻》，第 55 卷第 2 期，頁 289-324。
- 蔡金安編 2006《台灣文學正名》。台南：臺灣海翁臺語文教育協會。
- 蔣為文 2001〈白話字，囡仔人 teh 用的文字？〉，《台灣風物》期刊，51（4），頁 15-52。
- 蔣為文 2005《語言、認同與去殖民》。台南：成功大學。
- 蔣為文 2007《語言、文學 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台南：成功大學。
- 蕭麗紅 1996《白水湖春夢》。台北：聯經。
- 鄭良偉 1989〈向文字口語化邁進的林宗源台語詩〉，《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話文》。台北：自立晚報。
- 阮進立 2009《漢字與喃字結構比較之研究》。碩士論文：屏東教育大學。
- 呂興昌 1995〈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台灣詩人研究論文集》，頁 435-462。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
- 葉石濤 1993《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
- 陳淑容 2004《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